

歷史與空間

■ 肖 菊

「述古亭」中憶陳襄

述古亭，位於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縣白塔鎮國家「5A級」景區——「神仙居」上。神仙居景區，是近年來內地諸多風景名勝區中的「後起之秀」，兼具人文的幽深與自然的神奇，有「仙人居住的地方」之傳說。神仙居最高海拔不過千餘米，卻是雲遮霧繞，猶抱琵琶，清幽與靜謐兼備，神秘與奇特共存。

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，我們8人行「旅遊組」，早早從下榻的仙居縣「小山村農家樂客棧」出發，驅車直奔神仙居北門。買好索道門票後，纜車載着我們，經由長度短、坡度大的北海索道，向上緩慢移動。踏上峰巔，放眼望去，千峰萬壑、千姿百態，恰似一幅幅大寫意的水墨畫，整個風景區，儼如一本濃墨重彩的畫冊，展现在八方遊客的眼前。置身其中，頓生一種「畫中遊」的愉悅之感。

神仙居上的步道，多為飛架於數百米高懸崖「腰背間」的棧道。遊客中，有「恐高」者，戰戰兢兢、望而卻步。最讓人唏噓驚歎的，是那些或近或遠、或奇或怪的懸崖峭峰——「菩提道」上，天然生成的如來佛，神形兼備、祥和莊嚴；「無為道」上，天姥峰兀自挺立，印證了李白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中的：「天姥連天向天橫，勢拔五嶽掩赤城」的雄偉氣概……。漫步在這些奇峰斷崖之間，不得不驚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而更為神奇的，當屬「犁沖夕照」的觀音岩，海拔919米、岩高200多米，一峰獨秀，宛如一尊雙手合十、端坐在蓮花寶座上的觀音，活靈活現，亦真亦幻。因而，成為神仙居當之無愧的標誌。

神仙居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火山流紋岩地貌典型，景觀豐富而集中。平坦如砥的棧道，宛如一條輕柔的飄帶，把整個景區串聯起來。行走在棧道上，十里幽谷，移步換景；萬丈懸崖，有驚無險。最讓我感動的，是沿途樹木身上的「繩圈」——在景區範圍內，但凡步道當中或者路旁，遊客觸手可及的樹木，不分是何樹種，不論是大是小，全都用小指一般粗的麻繩，細心的、平整的從底部一圈一圈纏繞至近兩米高的部位。民諺曰，麻繩見水，活人見鬼。意思是說，麻繩遇水後更結實。保護景區樹木，用心如此良苦，此前並不多見。

神仙居上，亭子不多。給我印象較深的有「述古亭」「微信亭」「九思亭」等。後者是為紀念元朝仙居卓越的書畫家、鑒定家、詩人柯九思修建的，前人則是為懷念北宋理學家陳

襄而建的，既不是六角亭，也不是圓形亭，而是一座造型獨特、與眾不同的「連體亭」。亭子前方一側有塊用中、英、日、韓四種文字表述的「簡介牌」，其中最後一句是：「曾為仙居縣令，首播文教，著《勸學文》，影響仙居後世。」大抵是基於保護自然風光的緣故，開發管理部門沒在景區為陳襄樹碑立像。當我們來到述古亭時，雖然面積不大的亭子裡面，已有十多位遊客正在小憩，我還是移步其中、坐了下來，觸景生情、穿越時空，默默然「追憶」陳襄這位誕生於整整1000年前的先賢。

陳襄（1017—1080），字述古，因居古靈，故號古靈先生；侯官（今福建省福州市）人，從小於村中拜老儒為師；18歲進福州城讀書，與陳烈、周希孟、鄭穆結為密友，並稱「海濱四先生」。進士及第後的陳襄，係仁宗、神宗時期名臣。他不但是福建老鄉，而且在閩北任過職。慶曆二年（1042），曾任浦城縣（今福建省南平市所轄）主簿，代理縣令。浦城位於福建省最北端、閩浙贛三省交界處，是福建的「北大門」，自古為中原入閩第一關。當年，浦城多有顯貴家族，失竊現象時有發生。一次，有百姓報案財物被盜，捕役抓到幾名嫌疑人。陳襄對他們說：有座廟鐘能分辨盜賊，小偷觸摸時，鐘就會發出響聲；若不是小偷，鐘就沒有聲音。於是派吏卒押着嫌疑人先行，自己卻率領官府中其他官員到廟中祭禱，暗在中鐘上塗滿墨汁，再用幕簾遮住後，命嫌疑人一一上前摸鐘。眾人繞鐘一圈出來，只一人手上沒有墨汁，「扣之，乃為盜者；蓋畏鐘有聲，故不敢觸，遂服罪。」從這個令人拍案叫絕的案例中，不難看出陳襄斷案的良苦用心與超凡智慧。

陳襄之所以青史留名，得益於他為官清廉、為民所謀。比如，皇祐三年（1051），陳襄入京任秘書省著作郎，後又外任孟州（今河南孟縣）河陽令。得知當地人沒有種水稻的經驗，陳襄便「割田二百畝」，作為示範田，教民種水稻。又如，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陳襄出知常州，發動民眾開渠引水，使二百里土地受益。再如，熙寧七年（1074），陳襄復知陳州，修「八字溝」，排除城中水潦災害。

都說，事不過三。陳襄出以公心，在知諫院期間，先後五次上疏，論「青苗法」之害，請求罷免王安石、呂惠卿。神宗雖不採納，卻器重其文才，召試知制誥。陳襄以「言不見聽，



■造型獨特的述古亭。 陳功明攝

辭不應試」。翌年，任知制誥，入直學士院。陳襄一生，在多個崗位上任職。說明他經驗豐富，才智不凡。熙寧九年（1076），陳襄被召入京，為樞密院直學士，知通進銀台司，提舉進奏院，後又兼侍讀，提舉司天監。元豐二年（1079），兼管尚書都省事。

陳襄身上的可貴之處，還在於重視發展教育事業。「襄蒞官所至，必務興學校。」單是在浦城，就建學舍三百楹，並親臨講課，求學者數百人。熙寧四年（1071），陳襄出知陳州（今河南淮陽），修建范仲淹擬修的學舍，與諸生講《中庸》。除此之外，陳襄公正廉明、公心耿耿，識人善薦，當好伯樂。在經筵時，受神宗信任，曾舉薦司馬光、韓維、呂公著、蘇頌、範純仁、蘇軾、曾鞏、程頤、張載、蘇轍、鄭俠等33位重臣、名士。經他所薦之人，後來除了林希，皆成碩學名臣……。元豐三年三月三十一日，陳襄病卒於開封。宋廷追贈給事中，諡「忠文」；葬於江蘇省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。陳襄一生著有《古靈先生文集》25卷，另有《易講義》、《中庸講義》傳世。

述古亭中，八方遊客，進進出出。有的儒雅，有的粗俗。我忽地想起「儒者」這個稱謂。就陳襄而論，單是一個「儒者」，尚不足以概括其人全貌。孔子說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從這句話分析，「士」包含三層含義。首先，從身份看，「士」是官吏；其次，在思想上，「士」要「行己有恥」，就是要以道德上的羞恥心來規範自己的行為；再次，「士」應該「使於四方不辱君命」。即，要求在才能上能完成國君所交給的任務。按照孔子對「士」的定義，陳襄當可稱為「儒者」的典範。

這天下午，還得趕路。因此，我們走馬觀花般遊完神仙居「西竈慈帆、畫屏煙雲、佛海梵音、千崖滴翠、犁沖夕照、風搖春浪、天香蝌蚪、淡竹聽泉」等八大景觀，從南天門下山後，這次旅遊就算畫上了句號。可是，迄今為止，述古亭與陳襄，卻時不時在我眼前浮現。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東亞病夫

少時讀我是山人的處女作《三德和尚三探西禪寺》，甚樂。在<自序>中，我是山人大力推崇三及第文體。在當年，料還沒有「三及第」這個名詞，他說：

「然則是書之文言語體粵語三種併用，又豈能以非驢非馬目之哉。」

我是山人操三及第寫通俗技擊小說，事在抗日勝利之後，在那「國民於烽火連天之際，衣食居住是圖，無暇涉獵文學久矣，文化水準低落，此為戰後必然之現象……山人之意，實欲以通俗之筆，發揚國術，一洗東亞病夫之恥耳。

那時，對「東亞病夫」四個字，刺目甚深，也激起憤慨，少年情懷，遂跑去習詠春也，常與師兄弟講手，不亦樂乎！後來觀《精武門》，李小龍以剛猛凌厲的形象，摧毀日本人譏諷國人的「東亞病夫」牌匾，確大快人心。那麼，「東亞病夫」四字贈語何來？連鄧小平於一九八七年也說：

「中國從鴉片戰爭起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，中國人成了世界著名的『東亞病夫』。」



■這書讀來枯燥沉悶，但徵引資料頗豐。 作者提供

近閱台灣學者楊瑞松的《病夫、黃禍與睡獅》（台北：政大出版社，2016年4月增訂初版），痛苦之極，蓋此書標榜「學術著作」，行文枯燥乏味，詰屈聱牙，結構毫不吸引；勝在資料蒐集甚豐，勉強讀之，亦可得益。

楊瑞松在上海市體育局的五百年體育大事記中，發現了這條資料：

「清光緒二十二年，1896年9月11日（10月17日）租界英文報紙轉載了英國倫敦《學校歲報》專論，稱『夫中國——東方之病夫也。此後，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』。」

楊瑞松指出，這裡所說的「東亞病夫」，與體育無關，「是一篇針砭當時清中國的改革失敗的政論，以『病夫』形容中國，是因其麻木不仁久矣，然病根之深，自中日交戰後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。」「病夫」，其實是指中國當時之弱，而非國民之弱。那麼，「病夫」何時轉型指國人呢？

1903年，梁啟超發表《新民說》，指「我以病夫聞於世界，手足癱瘓，以盡失防護之機能，東西諸國，莫不磨刀霍霍」，這指國弱而言，「二千年之腐敗敗習，深入於國民之腦，遂使群國之人，奄奄如病夫，冉冉如弱女，溫溫如菩薩，戢戢夫如馴羊」，這專指國人而言。而鴉片之荼毒國人，「面有死容，病體奄奄」，「合四萬萬人，而不能得一完備體格」，「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，習以勇力，無奄然頹慙以坐廢也！」

「東亞病夫」之名，當有兩層意義，一指「國」，二指「國人」。其實，國無病夫，當無病夫之國，兩者息息相關。

經過抗日戰爭後，我是山人深知「病夫」充盈國境，而憤起著書，以「通俗之筆」，喚起國人習武，一洗「東亞病夫」之名，直追幾十年前梁啟超的《尚武說》，豈是小說家言那末簡單。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貪口爽・牙齒當金使・誓願當食生菜

有二人在WhatsApp

婷婷：出得嚟行……
 輝仔：係咪想講「遲早要還」呀？
 婷婷：「還」就梗係唔在講喇！呵，我認到嚟！我想講嘅係「出得嚟行，牙齒當金洗」！
 輝仔：唉，金句嚟㗎！不過，洗-->使！
 婷婷：係嗎，唔係「洗牙」嚟！
 輝仔：其實你「洗得牙」都啱㗎喇！
 婷婷：噏乜呀？
 輝仔：人哋就洗乾淨個八月十五坐監，你就洗乾淨細牙等人「落」囉！
 婷婷：你咁講係咩意思先？
 輝仔：開心啦！你成日講嘢「唔算數」、「下巴輕輕？」、「誓願當食生菜」，就算細牙冇畀人「落」，你講大話都會兇大喇喇！
 婷婷：有冇咁衰呀，至多都係「貪爽口」嚟！
 輝仔：「爽口」，食雲吞麵咩？係「貪口爽」呀！
 婷婷：咪旁嘴，總之第日就「一言九頂？」係啦！
 輝仔：「頂」你個頭，唔係「頂嘴」個「頂」，係阿爺崩神「鼎爺」個「鼎」呀！
 婷婷：你哋粵語都好得啫，真心想跟你學下嘢！
 輝仔：好，聽住先喇！

廣東人喜吃「爽口」東西，即咬下「彈牙」，有不太硬也不太軟的感覺。然而，「爽口」不同「口爽」，廣東人指的「貪口爽」，亦作「口爽矣」，是順口說，未經大腦而說出的話語。

示例：A君與B君是某茶餐廳的常客，二人不算相熟，相遇時雙方也有點頭。A君對人頗熱情，不過就偶爾「貪口爽」。話說某天在茶餐廳內，A君見B君與二人卡位對坐的女士說得投契，她趨前問道：「這是你太太嗎？」B君一臉尷尬。原來那位女士只是茶客，當時正與B君研究往元朗的交通路線。

「牙齒當金使」中的「使」是「使用」的「使」，文讀「史」、白讀「洗/駛」；應是這個緣故，人們很多時會誤寫成「牙齒當金洗」或「牙齒當金駛」。以下的處境同出一轍：



在「不用」的語境下，我們應寫「唔使」；

可有人不分就裡，一律用上「唔使」，就有可能出錯。以下的個案已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：

A：呢張十蚊紙污糟成咁，「唔使」得㗎！
 B：放啲衫褲落洗衣機之前，我周時唔記得係個袋度擺返啲銀紙出嚟，洗完咪有事，仲乾淨咗㗎！邊個話「唔洗」得？

A：我係話「唔使用」得，唔係「唔清洗」得！

× × ×

交通警：先生，呢度係禁區，唔該擺個牌㗎。

車主：運輸局局長同我老豆係「老死」，師兄界下面好嗎！

交通警：老老實實唔好話識得，就算你老豆係運輸局局長，甚至係特首，都唔可以泊架車喺度㗎！

車主：界次機會都得卦！

交通警：喺，唔好話我唔提你，再「唔駛」開就會抄多張㗎喇！

車主：「唔使」執到咁正呀？

交通警：我都係執行職務㗎！

「牙齒當金使」中，「牙齒」指「口齒」，比喻承諾；「當金使」指使用時相當於金。那：

牙齒當金使

【A promise is worth as much as gold.】就如同「一諾千金」了。

「生菜」這種蔬菜因質地脆嫩，適宜生食，且「易吃」（易於咀嚼）；「吃生菜」比喻易為之事。「誓願」指立誓發願，以示決心；此行為嚴謹性高，不會隨便為之。那：

誓願當食生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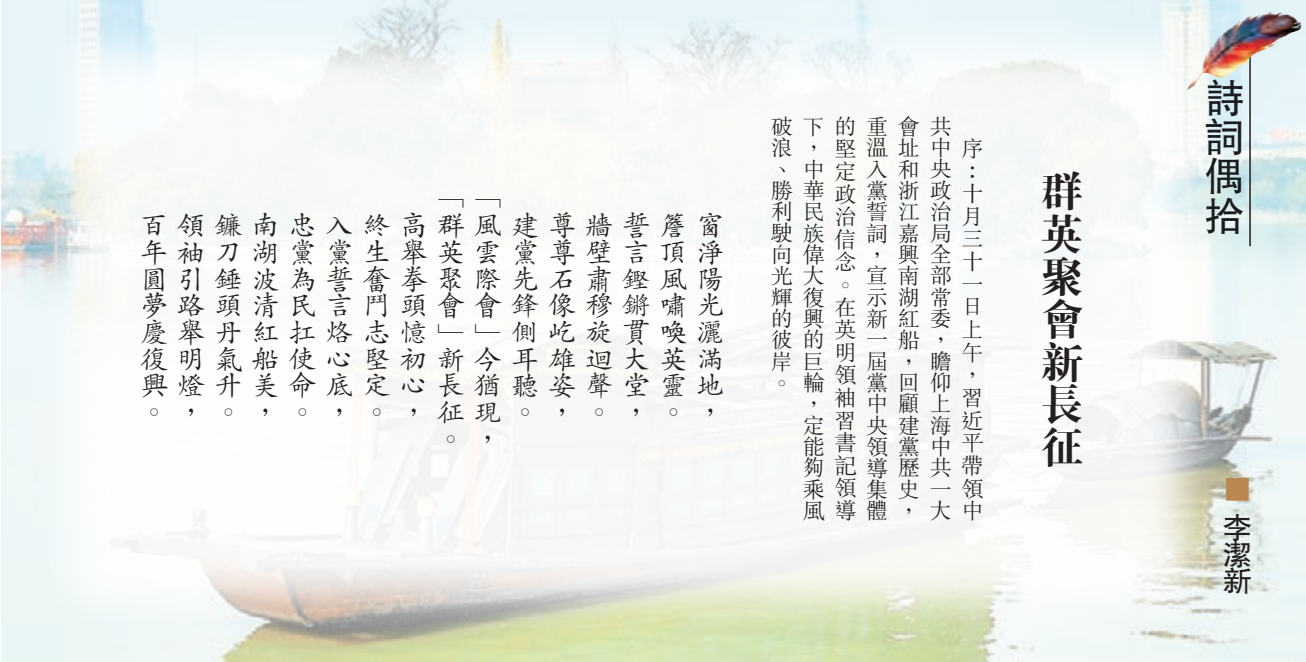
【Taking oaths in a carefree manner.】

就是將發誓看成隨便事——承諾隨便開出，到最後「走數」多過食飯。換言之，開的盡是「空頭支票」，承諾是不會兌現的。

為保不失承諾，我們就不隨便許下承諾，即承諾前要清楚分析主觀條件和客觀形勢。然而，如個人經歷告訴了你自身有一定實力，那就不怕大膽地作出承諾，只要及後勉力為之，到最後就算因種種原因而非藉口，承諾未能圓滿履行，相信是可獲人家理解和接受的。

- 「落」，粵方言用字，讀「落6-1/lok1」，本字可能是「剝/mok1」。「落咗某人棚牙」指打掉某人那副牙齒，比喻指控某人的詭覓。
- 「巴」讀「爬」，「輕」讀「heng1」；其俗寫是「下爬輕輕」、「下扒輕輕」。
- 「一言九頂」係由「一言九鼎」演化過來。後者指一句話兒抵得上九個鼎的重量，比喻說話堅實、所言非虛；前者指有人「發一言」，某人「頂九句」，形容某人諸多辯駁。
- 「老死」指很要好的朋友。

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

生活點滴

■ 羅大住

喊魂

母親去世已經兩年了，想起母親，常常想起小時候她為我喊魂。

小時候的鄉下農村，交通閉塞，信息不發達，生活條件艱苦，缺少衣食，醫藥貧乏，而我們這些農村孩子，身體孱弱，經常鬧病。病了的時候，父母總是親暱地稱我們「裝狗」、「做狗」。那時候的病其實並不是什麼大病，通常也就是流鼻血，頭暈、發燒、肚子疼之類，由於家庭經濟拮据，父母每天都得到生產隊出工，不能輕易請假。孩子有了病，通常就用偏方治療。那時候患得最多的，也就是流鼻血了，對於這種病，父母就剪下指甲，在煤油燈上烤焦，沖水給我們喝，或是一塊紅布，熬水給我們喝；對於肚子疼，父母撿來苦楝樹的果實，褪掉皮，熬成湯給我們喝。我不知道這些偏方有啥醫學道理，但有時候還真就治住了病。記得有一次三姐每到黃昏就肚子疼，疼得要命，父母也帶她到大隊醫療站去看了病，撿了藥，就是沒有效果，病情不見好轉。父母將屋旁一棵苦楝樹掉到地上的果實撿來熬湯給她喝，一天一次，每次小半碗，三天後，居然好了。在幾姊妹中，小時候最愛流鼻血的就是我，而父母很多時候也是用偏方給我治療。那時候農村裡最常用的藥是止痛片，最金貴的藥是「雲南白藥」，而雲南白藥，又豈是我們這些普通人家用得起的。

有一次二姐去割草，我跟着她去玩，回家時經過一片埋着很多墳塋的樹林。

想起死人變成鬼後會抓小孩的傳聞，心裡忽然害怕起來，緊緊跟在二姐身後，偶爾聽到後面傳來幾聲貓頭鷹的聲音，嚇得連頭都不敢回。回家後一連幾天腦袋低燒，渾身乏力，沒有食慾，整天昏昏沉沉就想睡覺。醫療站的醫生也看了，偏方也吃了，就是不見好轉。一天黃昏，朦朧中聽到父親對母親說，這娃兒是不是把魂掉了？母親說，那我去給他叫回來吧。

那天晚上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夜空中沒有星星，也沒有月亮，不知名的蟲兒在草叢中不停地叫喚，煩躁得要死。母親一隻手提着馬燈，拿着木瓜瓢，一隻手將我背在背上，慢慢向水井邊走去。也許母親整天忙於農活，好久沒有陪伴我了，趴在她的背上感覺十分溫馨。水井是村裡最好的那口水井，井水清涼，帶著絲絲甜味，一年四季，湧流不竭，村裡好多人戶都到這裡挑水回家。那年暑天跟着三姐放牛時來過，三姐還用玉荷葉舀起井水給我們喝，沒喝完的水倒在牛背上，給牛兒解涼。母親背着我來到井邊，把我放下來，用馬燈照着井水，讓我往井裡瞧。冬天的井水只漫一大半，我趴在井沿邊，往井裡一看，一個與我一模一樣的人影清晰地 在井裡晃動。母親問我看到娃娃沒有？我回答說看到了，母親把手裡的木瓜瓢面口朝下，往井裡娃娃的頭像丟下去，木瓜瓢「咕咚」一聲，在井裡蕩起圈圈漣漪。母親一把拉起我的小手，說「罩住

娃兒了，娃兒回家了」，一隻手提着馬燈，一隻手牽着我的右手，一前一後，向回家的小路走去。

鄉村的田野一片靜寂，月亮不知什麼時候鑽出雲層，露出笑臉，田野上瀰漫起一陣陣霧氣。母親走幾步就停下來，向空曠的田野大喊一聲，「娃兒，單到你耍回來喇！」夜空也回音「娃兒，單到你耍回來喇！」「娃兒，單到你耍回來喇！」母親沒有文化，不會音樂，但嗓音好。皎潔的月光下，平時有說有笑的母親此時一臉的虔誠，那悠長的聲音在鄉村的夜空久久迴盪，以致驚得鳥兒從樹上的鳥巢裡飛了出來，蟲兒在草叢裡停止了叫鳴。平時比較膽小，不敢走黑路的我，這會兒不知哪來的勇氣，緊緊拉住母親的手，一步步走在回家的田埂上，也沒覺得有多少害怕的了。就這樣，在母親悠長的聲音裡，我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家。跨進家門檻，母親在板凳上坐下，放下馬燈，停止呼喚，一把將我拉到懷裡，不停地撫摸着我的頭說，「娃兒回來了，娃兒回來了，娃兒再也不走丟了。」說着說着，我忽然感到臉頰熱乎乎的，原來是母親流下了淚水，於是我的淚水也不知不覺湧了出來……說來也怪，從此以後我的病居然好了起來。人到中年，我才忽然明白，那年母親不是將我的魂叫回來了，而是用她癡癡的母愛趕走了襲擊我的病魔。

母親，您在天堂還好嗎？您能為您心愛的兒子再喊一次魂麼？